古文辭類纂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鼐按爾雅蠠沒勉也郭注猶黽勉。此。奏內密勿從事顏師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爲黽勉則非是爾雅音義蠠本或作蠶說文曰蠠古蜜字禮記恤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發之也鄭註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毁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加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間雜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爲主以災異爲之徵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

西郊雍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
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
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强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

鴿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
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
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
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
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
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
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

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稱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臣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

蹻繆衡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
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
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
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
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
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
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
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
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
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
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爲成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
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
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
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
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
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懾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惡首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强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視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

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師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適逸當爲第一焉與封章次之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

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

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

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

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皁隷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能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

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甯孝景帝尤數率三

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

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

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敎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
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
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
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
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
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
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
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
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根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
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
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
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
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
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
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
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
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
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
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
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
隆于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
聖心焉詩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配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

命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謹按稚圭本學齊詩齊詩以關雎爲刺宴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

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説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

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

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

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甘陳疏。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

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奏。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

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

豈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
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
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
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
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
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
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
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
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
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

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
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子雲此奏擬信陵諫伐韓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
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
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
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
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
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
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
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

喻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
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
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
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
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
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
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
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
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
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

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强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强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

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
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
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
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
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
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

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諸葛孔明　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諒

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
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
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古文辭類纂十五

合河康氏
刱梓家譜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羣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加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
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
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
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
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
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
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
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
海之陬待之一如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
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

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

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
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
未肎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
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
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
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
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
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
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
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
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
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
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月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讐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滞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

故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
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
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
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
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
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
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幷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

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

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
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
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
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
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
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
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
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
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
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
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
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
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

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聽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曁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與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

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
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甯既定晉疆錢俶自歸
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有
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
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
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
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
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
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
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
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
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

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
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
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
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
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
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
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
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
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
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
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

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

在於大臣宋與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纍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唫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

莫盛于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工女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

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之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虞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

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揆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後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合河康氏

剞梓家譜

蘇子瞻上皇帝書。。

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熙甯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

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
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
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
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
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
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
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
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
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
能勝伏強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
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

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

刑斯言一出民且狠顧陛下與三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賂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綱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綱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

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于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

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熙按此處有挹嫌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竟字避宋諱改景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

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

備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葢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

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改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

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獘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厤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

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葢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

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

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靑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靑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

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恃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

之所以存亡厤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厤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强于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泰西取靈武北取燕

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尩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尩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淸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

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
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
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
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
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
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
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
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
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
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
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
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
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

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
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
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
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
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
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
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
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
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
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
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
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
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
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鼂錯尤號
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
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
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
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
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
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
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
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
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爵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

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
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藉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憶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
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
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
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

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

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覩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豈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

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刖耤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于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

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